



刘维新赴基层开展“博爱送万家”活动。

常加班，他买了折叠床，方便在办公室休息。“累的时候，拉上窗帘就睡了，我很快乐，也许对于年轻人来说，发展机会是第一位，但我对幸福和人生价值的理解，是为国家、为社会做更多有意义的事。”

作为医学和法学领域的复合型人才，刘维新以西藏医事法学与人道法学为题，分别申报了自治区人才专项基金和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资金。最终，2个课题双双获得立项。

目前，刘维新推动建立西藏大学医事法学研究中心，并培养了7名相关领域硕士研究生，开启了西藏本土对于医事法律和入权人道法律问题研究之窗。采访结束，刘维新发来两张照片，一张是他戴着吸氧器，坐在电脑前的工作照；另一张是蓝天白云之下，刘维新与藏民们盘腿围坐，聊着未来的乡村振兴。

“我将一生奉献给雪域高原，做一个政治上有品格的人、事业上有情怀的人，灵魂上有趣味的人”。刘维新坚定地说。

22岁遇上拉萨，是命运给她的礼物

相遇拉萨，有一定的偶然性，宋丽（化名）的方向本不是她，遇到了，就被深深地吸引住，也就留了下来。她说，自己没有惊天动地的感人事迹，也没有戏剧化的跌宕人生，但拉萨下雪的声音、草长的枝桠以及蓝天白云涌进房间的画面，让她的人生丰富而饱满。

2001年，宋丽从成都大学毕业，择业的迷茫令这个22岁的女孩，毫无头绪。当时西藏日报来学校宣讲，宋丽听得很投入，几天后，她稀里糊涂地做了一个决定：和17名西藏引进人才的大学生，一起进藏，成为了西藏日报一名在编人员。

进藏第一天，与想象中很不一样。气候不适应，生活条件差，

单位也没有食堂。那时，“西部大开发”政策刚刚实行，拉萨经济、交通等各方面发展都还很落后。西藏日报处于拉萨中心地带，距离布达拉宫两公里左右，市中心的那条街青年路，楼房最高只有两层，整个城市给人的感觉：略显萧条。

宋丽被安排在报社附近的一个院子里，院子不大，足够住下17个人，外墙不是砖垒的，而是泥堆的土坯房，大家心里接受不了。“我们对西藏一无所知，当时只听说师哥师姐在这里，那时也没有网络，可以提前做个攻略什么的。”

院子拆除前的生活通常是这样的：宋丽的皮鞋常常被土路硬生生磨掉了底，水壶里倒出的是永远烧不开的“开水”，跑得太快还会产生高原反应，无数次因想念几千公里外的父母而夜不能寐，宋丽在报社是要闻组，工作忙碌又奔波，脸有时还晒到起皮……

一年半过去，宋丽第一次走出西藏，当时西藏与区外的航班不多，进出西藏的票也很贵，基本上要用掉一个月工资1300多元。当时宋丽签了八年的协议，规定八年后可以回内地。但时间到了，真正走的人并不多。

2007年，宋丽到北京攻读硕士，学成归来后，她选择继续留藏。这十年，西藏发展最快，通了火车，航班也越发密集，以往老西藏们坐飞机打包回新鲜蔬菜的故事，再也没有过了。虽说农牧区人口占到西藏人口的80%，但脱贫攻坚、各种福利政策，让整个西藏富了起来，大家通过网络、电视，就能了解到世界最新动态。

后来，宋丽调往西藏教育厅，近十年间，她见证了西藏教育体系的建成与发展。西藏群众99%以上接受了完整的九年义务教育，文盲率下降了很多，许多牧民的孩子接受现代教育后，又成为了建设西藏的主力军。

全国各地的援藏队伍也给了西藏很大支持。拉萨中学教师吕淑霞，25岁援藏，连任三届“宏志班”班主任，帮助很多孩子，通过高考改变命运，班级本科率均为100%。他们肩负着一个家庭甚至西藏教育事业的希望。

宋丽说，可爱的孩子们和愈加壮大的援藏队伍，成了她最强大的“铠甲”。但她从没和人坦陈过内心，最痛苦的莫过于上不能尽孝，下不能尽责。这个心结至今没能打开。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宋丽认为的价值与坚守，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，但一直在这里，总是安心。

西藏仿佛是上天给宋丽的一个礼物，是生命走到某一阶段，命运待她还算不薄的一个馈赠。当你走进西藏，这样的感知，在平常的生活、工作中，在生命与生命之间。■